

■ 整治电信诈骗

最后一名嫌犯郑贤聪自首 徐玉玉被骗猝死案 六嫌犯全部落网

记者28日从福建警方处获悉,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徐玉玉被骗猝死案中,最后一名在逃的公安部A级通缉令嫌疑人郑贤聪向警方自首,目前该案6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。从26日三名嫌疑人落网,到嫌犯郑贤聪的自首,用了三天时间,此案从案发到嫌犯到案用了9天时间。

▶ 郑贤聪(中)向警方自首。
据央视新闻



全家人住在 毛坯房子里

1990年出生的郑贤聪,户籍地是福建省永春县达埔镇达山村837号。28日,记者赶到达山村探访。

达山村四面环山,全村人口不到800人,多数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,只剩留守村庄的老幼百余人,来照管稀少的田地。

根据村民指引,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走了约7公里,一幢二层的红砖独立小楼映入眼帘,这就是郑贤聪家。

郑家的房子靠山而建,二层混凝土浇筑的房子还未完工,这与其他村民三四层褐白相间的瓷砖楼房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尽管房子没完工,室内也未装修,但人已经住进去了。记者走进后发现,家中没有什么像样的电器,一台落地扇锈迹斑斑,还有一台冰箱。

正值午饭时间,郑贤聪的父亲郑文才(音)端着几碗菜,放在木头架起的板子上,权当是简易餐桌,三个小孩和他围坐下来,一起吃饭。

据村民介绍,郑贤聪小学三四年级就辍学在家,不爱说话,也不愿干活。另一名村民称,郑贤聪长大后外出打工,现在有三个孩子,而他和妻子

常年在外,孩子则与老人一起在老家生活。

一直以为 在做水龙头铸件

邻居介绍,三天以前,警方就到访过郑家,虽然村民不知详情,但从郑家人的表情可以看出,肯定不是什么好事。这让本就不爱言谈的郑文才,近几天情绪越发低落,见人都不说话了。

邻居还说,郑贤聪近几年很少回家,只听说在福建南安市做水龙头铸件,工作相对稳定。但村民三年前就怀疑其在外干电信诈骗,因为他打工回家后总带安溪的朋友到家喝酒,“神秘神秘”。

达山村紧邻安溪县,而安溪县因电信诈骗高发,早在十年前,就被外界称为“诈骗之乡”。村民们表示,郑贤聪与安溪人来往紧密,肯定干不出什么正事。直到这次公安部发了通缉令,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郑贤聪的照片,他们终于确认他真的在干诈骗这活儿。

邻居们证实,迫于警方追捕的压力,27日晚12时,郑贤聪在村干部和家人的陪同下,前往当地警方处投案自首。至此,案发9天后,徐玉玉被骗9900元学费后猝死案中,涉案嫌疑人陈文辉、郑金锋、陈福

地、熊超、郑贤聪、黄进春等6名A级通缉犯全部到案。

六嫌犯 最高可被判无期

既然6名诈骗嫌疑人落网了,他们将面临何种刑罚?

根据刑法,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,即构成诈骗罪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,并处或者单处罚金;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,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;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,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,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2011年,最高法曾出台司法解释,明确规定利用短信、网络等手段诈骗不特定多数人依照刑法从严惩处。还规定未遂案件,有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,拨打电话500人次以上,为刑法266条规定的严重情节,数量达到上述数量10倍的为“特别严重情节”,以诈骗罪(未遂)定罪处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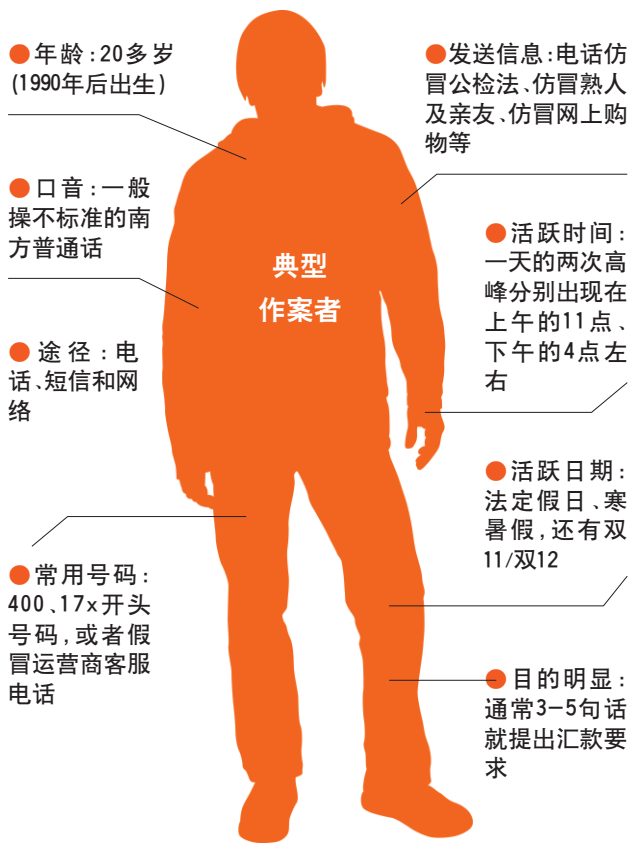
在徐玉玉一案中,虽然诈骗金额不足1万元,但最终导致徐玉玉心脏骤停死亡,造成了严重的后果,有律师表示,应该对犯罪嫌疑人从严处理,最高可判无期。

据新华社、新京报



电信诈骗者长这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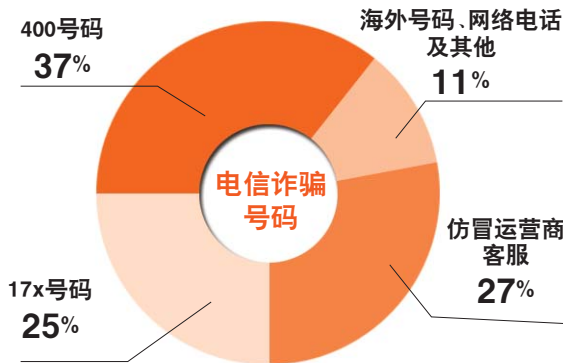
根据电信诈骗的大数据,熟悉互联网的“90后”年轻人正成为主要的作案群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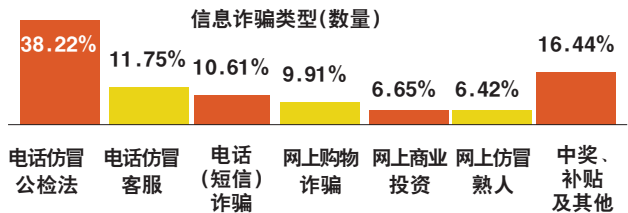
作案者年龄分布



400、17x号码是作案者常用号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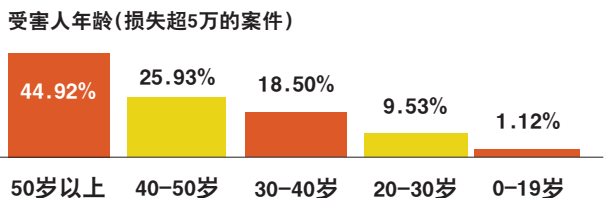


仿冒公检法、网上购物诈骗严重



中老年男性最易受骗

40岁以上中老年人对互联网环境陌生,容易轻信各类诱骗信息,在损失超过5万元的诈骗案件中,40岁以上中老年人占比超7成,其中尤以男性居多。



资料来源:《2015反信息诈骗大数据报告》

■ 新闻延伸

标记上万次,骚扰电话仍能扰民

业内人士:不是管不了,是运营商不愿管

“徐玉玉事件”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记者调查发现,电话扰民每天都在发生,不少电信诈骗犯罪就“藏身其中”。

“每天至少50个骚扰电话,这还不包括被手机拦截的,贷款的、开发票的、卖店铺的……什么样的都有。”南昌某公司负责人晏某说,通过手机卫士软件,他对来电标记上“骚扰”“诈骗”“房贷”等标签,“这样下次同一个号码打来就能直接挂掉。”但他困惑的是,不少号码已被其他用户标记为“骚扰”高达上万次,为何还能拨出来继续骚扰他人?

记者调查发现,电话骚扰很大一部分来自网络电话和虚拟号段。对于一般性的骚扰电话,江西省通信管理局市场处工作人员表示“苦于没有执法依据”。“以前有运营商尝试关停被投诉较多的号码,但对方却以‘我付费我使用’为由表示抗议,就再放开了。”

通信行业业内人士称,对于一般的固话和手机电话,运营商或许不便监管,但对于网络电话骚扰,相关部门技术上完全有能力“管死”。“网络电话

是用IP协议,是开放的,而通信运营商用的是7号信令,相当于专用通道。”他表示,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改号软件,但改动了的号码到达电信运营商的交换机之后,是可以识别出来的,关键是运营商愿不愿管控。

对于电话骚扰频发的虚拟号段,通信行业业内人士透露,虚拟号段之所以实名制贯彻不力,主要是涉及虚拟运营商的经济利益,“虚拟运营商的号码资源相当于从通信运营商那批发过来,卖不出去就亏了。”

据新华社